



莱布尼茨 早期形而上学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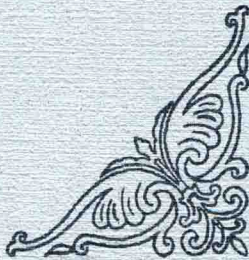
〔德〕莱布尼茨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莱布尼茨 早期形而上学文集

〔德〕莱布尼茨 著

段德智 编

段德智 陈修斋 桑靖宇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莱布尼茨早期形而上学文集/(德)莱布尼茨著;
段德智编;段德智,陈修斋,桑靖宇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5019-4

I. ①莱… II. ①莱… ②段… ③陈… ④桑…
III. ①莱布尼兹(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Von 1646—
1716)—形而上学—研究 IV. ①B516.22②B0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4302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莱布尼茨早期形而上学文集

〔德〕莱布尼茨 著

段德智 编

段德智 陈修斋 桑靖宇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15019-4

2017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5 3/8

定价:48.00元

译者序

一、莱布尼茨首先是位形而上学家

1717年11月13日,法国皇家科学学会秘书长冯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在莱布尼茨去世一周年之际,向他的巴黎同僚们呈递了一篇悼念莱布尼茨这一法国皇家科学学会外籍会员^①的文章。他在这篇悼文中突出地赞扬了莱布尼茨一个值得称赞的方面,这就是他的研究领域的过人的广泛性。他以巴黎学术圈子中当时风行的古典口吻评论说:“就像古人能够同时驾驭八匹马,莱布尼茨能够同时驾驭所有学科。”^②这虽然有点语出惊人,倒也不失公允。1716年11月15日,即莱布尼茨去世之后的第二天,他的堆积如山的私人文稿便被正式封存,随后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于汉诺威皇家图书馆(现在改名为莱布尼茨图书馆)。其中包含1万5千多封信件,数百部论文草稿、残篇、纲要和笔记。自上个世纪20年代初,德国四个研究机构(莱布尼茨档案馆、明斯特

^① 1700年2月,莱布尼茨当选巴黎皇家科学学会的外籍会员。此外,莱布尼茨还于1673年4月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② 转引自玛利亚·罗莎·安托内萨:《莱布尼茨传》,宋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莱布尼茨研究所、柏林编辑部和波茨坦莱布尼茨研究所)通力合作、编辑整理,拟以八个序列(政治与历史通信、哲学通信、数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通信、政治—文化—神学—宗教文集、语言—历史文集、哲学文集、数学文集、自然科学文集)组成的大约 120 卷的四开本《莱布尼茨著作与书信全集》将其全部出版。“这些文稿所涉及的主题,从狭义的哲学和数学,扩展到科学的大百科,甚至更多: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植物学、心理学、医学,以及博物学;法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史学、考古学、德语、欧洲各国语言、汉语;语言学、词源学、语文学、诗歌;神学(包括自然神学和启示神学);并全然超越了纯理论,扩展到广泛的实际事务:从法制改革到教会重组,从外交和实用政务到机构改革、技术改进、科学协会的创办、图书馆的建设以及图书贸易。”^①由此看来,如果说在人类近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上有那么一个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的话,那就非莱布尼茨莫属了。

事实上,莱布尼茨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并产生了百科全书式思想家的时代,莱布尼茨无非是这些百科全书式思想家的杰出代表。德国的阿尔斯泰德^②、法国的贝斯特菲尔德^③以及捷克的夸美纽

^① 玛利亚·罗莎·安托内萨:《莱布尼茨传》,宋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2 页。

^② 阿尔斯泰德(Johann Heinrich Alsted, 1588—1638),希布伦加尔文学院的哲学和神学教授,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百科全书编纂者。其著名的学生有贝斯特菲尔德和夸美纽斯。

^③ 贝斯特菲尔德(Johann Heinrich Bisterfeld, 约 1605—1655),阿尔斯泰德的学生和女婿,德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其所著《神学院的第一哲学》被莱布尼茨称赞为“一本最为卓越的书”。

斯^①等欧洲学者的百科全书式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都给青少年时代的莱布尼茨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正是这样一种学术氛围造就了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莱布尼茨。如果说莱布尼茨的百科全书式研究规划在他的《论组合术》(1666年)中便已经初露端倪的话,则他的《至公宗教推证》(1668—1669年)、“综合科学”设想(1678—1679年)以及“普遍哲学与自然神学原理”(1710年)便充分展现了他的勃勃雄心。可以说,莱布尼茨的一生即是他不断筹划、不断践履其宏大科学规划的一生。

然而,莱布尼茨超越其同时代的百科全书式思想家的地方不仅在于他提出了一个视野更为开阔、学科更加众多、关联更加紧密的科学规划,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在诸多相关领域之内如果不是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就是提出了卓尔不凡的宏观设想。那么,究竟为何只有莱布尼茨才能取得如此出众的骄人成就呢?当年,法国百科全书派领袖人物狄德罗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的“莱布尼茨主义”条目中,曾将其归因于莱布尼茨的非凡的才能。他不无激情地写道:“当一个人考虑到自己并把自己的才能和莱布尼茨的才能来作比较时,就会弄到恨不得把书都丢了,去找个世界上比较偏僻的角落藏起来以便安静地死去。”那么,莱布尼茨究竟为何能够具有如此出众的“才能”呢?固然其成因是多方面的,并且很

^① 夸美纽斯(Jan Amos Coenius, 1592—1670),一位以捷克语为母语的摩拉维亚族人,伟大的民主主义教育家,西方近代教育理论的奠基人,公共教育最早的拥护者。三十年战争期间,流亡国外从事教育和社会活动。倡导“泛智论”,号召“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提出统一学校制度,主张普及初等教育,扩大学科的门类和内容,强调从事物本身获得知识。其主要著作有《母育学校》、《大教学论》、《语言和科学入门》和《世界图解》等。

难一下子就说清楚,但有一点却是不言自明的,这就是他有一个强大的形而上学头脑,善于对世界上的所有事物进行形而上学的审视和决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发现与下判断方面极有天赋”,“他总是想用比通常人们所做的更加深刻的方式来探究事物并发现新事物”。^① 例如,正因为莱布尼茨有一个强大的形而上学头脑,善于对世界上的所有事物进行形而上学的审视和决断,他才得以在笛卡尔视为物质实体本质属性的广延的背后窥视到无广延的实体或构成有广延的物质事物的真正“单元”。也正因为莱布尼茨有一个强大的形而上学头脑,善于对世界上的所有事物进行形而上学的审视和决断,他才得以在欧洲神学家和政治家面对无尽宗教纷争和神学纷争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从他极力构建的实体学说中找到化解这些宗教纷争和神学纷争,图谋宗教和解和宗教统一的“秘方”。莱布尼茨在《至公宗教推证》的“绪论”中之所以强调应把这样一种推证建立在“哲学的基本原理”之上,其用意也正在于此。

也正因为如此,莱布尼茨追随亚里士多德,将形而上学称作“第一哲学”,^②不仅尖锐地批判时人“极力回避形而上学”,而且还特别地强调他的“实体概念”的多产性,宣称我们从他的这一概念

① 参阅玛利亚·罗莎·安托内萨:《莱布尼茨传》,宋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06、507页。

② 例如,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勘误与实体概念》一文,最初发表在《学者杂志》1694年3月号上,其拉丁文标题即为“De primae philosophiae Emendatione, et de Notione Substantiae”。在文中,莱布尼茨还明确指出,形而上学这门学问“一向以‘第一哲学’流传”。参阅 G. W. Leibniz: *Die philosophischen Schriften* 4, Herausgegeben von C. I. Gerhardt, Hildesheim: Georg Olms Verlag, 2008, p. 468。

中“能够推演出原初真理(veritates primariae),甚至还能够推演出关于上帝、心灵和物体本性的原初真理,这些真理中有一部分迄今为止藉推证几乎认识不到,有一部分则依然不为我们所知,但对其他科学将来却有最大的用处”。^① 莱布尼茨一生之所以孜孜不倦地改进和阐释他的形而上学,先后写出《形而上学谈》(1686年)、《形而上学勘误与实体概念》(1694年)、《新系统》(1695年)、《形而上学纲要》(约1697年)、《理性原则的形而上学推论》(1712年)、《论实体链》(1712—1716年)和《单子论》(1714年)等形而上学论著,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充分发挥其形而上学对其百科全书式的“综合科学”的基础作用和支撑作用这样一个根本的学术目的。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莱布尼茨尽管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他首先是一位形而上学家。莱布尼茨专家罗素曾将莱布尼茨的实体学说视为其“形而上学的基础”,将莱布尼茨的实体概念视为支配着其整个哲学的概念。他在其《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一书中写道:“实体概念支配着笛卡尔的哲学,而在莱布尼茨哲学中的重要性一点也不次于前者。”^②另一位莱布尼茨专家尼古拉·雷谢尔也同样宣称:“实体概念,作为一种具有存在或能够存在的东西,在莱布尼茨的哲学中,一如在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哲学中,扮演着主角(plays a fundamental role)。”^③《神正论》英译

① 参阅 G. W. Leibniz: *Die philosophischen Schriften 4*, Herausgegeben von C. I. Gerhardt, Hildesheim: Georg Olms Verlag, 2008, p. 469.

② 参阅罗素:《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段德智、张传有、陈家琪译,陈修斋、段德智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5页。

③ 参阅 Nicholas Rescher, *Leibniz: An Introduction to his Philosophy*, Gregg Revivals, 1993, p. 13.

本的编者和其《导论》的撰写者奥斯汀·法勒(Austin Farrer)尽管出于狭隘经验主义的偏见,对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地位、理论功能和历史影响作出了有违历史本来面貌的刻画,却还是不无公正地肯定了莱布尼茨形而上学家的身份。他写道:“莱布尼茨首先是一位形而上学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各门特殊的科学缺乏兴趣,心不在焉。全然不是这样。他真切地关心神学争论,他是一位第一流的数学家,他对物理学有开拓性的贡献,他对道德心理学有现实的关注。如果不将这些视为整个理智世界的一个层面或一个部分,他就绝不会将其视为任何特殊探究的对象。他孜孜不倦地追求体系,而他借以奋斗的工具乃他的思辨理性。他以一种极端的形式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①

二、莱布尼茨变革形而上学的宗旨与基本路径

莱布尼茨不仅是一位形而上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形而上学的变革者。而他变革形而上学的根本目标即在于将“由一些空洞的词语构成的”形而上学改造成“实在的和推理证明了的”形而上学。^②

早在莱布尼茨之先,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培根就曾经对抽象空洞的形而上学进行过认真的批判。培根在批判“剧场假相”时,指出:“人的理智在本性上喜欢抽象,并且喜欢赋予飘忽不定的东

^① 参阅莱布尼茨:《神正论》,段德智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页。

^② 参阅莱布尼茨:《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0页。

西一种实体和实在。但是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把自然归结为一些抽象,而是在于把它分解为许多部分,正如德漠克利特学派所做的那样,这个学派比其余的学派更能够深入到自然里面去。”^①而培根之所以反对我们的理智将自然归结为“抽象”,最根本的就在于“它能够讨论,但是不能生育”,“它充满着争辩,却没有实效”。他写道:“我们学术界的现状就好像古老的斯居拉寓言里描写的那样,斯居拉^②长着处女的头和脸,子宫上却挂满狂吠的妖怪,无法摆脱。我们熟悉的那些科学也是这样,虽有一些冠冕堂皇的、讨人喜欢的一般论点,可是一碰到特殊事物,即生育的部分,需要结出果实、产生成果时,就引起争执,吵吵闹闹,辩论不休了。这就是事情的结局,就是它们所能产生的全部结果。”^③莱布尼茨虽然身为一个理性主义哲学家,在反对抽象空洞的形而上学方面,与经验主义哲学家培根却几乎如出一辙。这是因为在莱布尼茨看来,我们之所以要进行学术研究,最根本的就在于“改善人类境遇”,“增进普遍的和公共的善”,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重“对知识的实际应用”。在筹建柏林科学研究机构时,莱布尼茨之所以反对将该机构追随英国皇家科学学会和法国皇家科学学会,取名柏林科学学会,而执意给其取名为柏林科学协会,其理由仅仅在于在德语语境下,“学会”(die Academie)这个词的意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8页。

② 斯居拉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女神。

③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40页。

涵为一个“比较纯粹的科研机构”或一个“比较纯粹的教育机构”，而莱布尼茨自己想要建立的则是一个旨在“改善人类境遇”、“增进普遍的和公共的善的机构”，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机构。他在为勃兰登堡大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准备的关于筹建柏林科学协会有关事宜的备忘录中写道：“这样一个高贵的协会绝不能仅仅依靠对于知识或无用的实验的兴趣或欲望来运作……（这样将会使它）多多少少就像在巴黎、伦敦和佛罗伦萨所发生的情形一样……与此相反，人们应当从一开始就将这整项事业导向功利并且将它看作是高贵的缔造者们可以从中期盼荣耀与公共福利之富足的典范。因此，目标应当是结合理论与实践，不仅要改进科学与技术，也要改进国家和它的人民、农业、制造业与商业，以及食物供应。”^①倘若从这样一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我们这个《单子论》的作者竟然会一辈子如此热衷于基督宗教的和解以及德国的统一，我们也不难理解我们这个《单子论》的作者为何不仅发明微积分，而且还如此热心不断制作和改造计算器，为何会花费十多年的时间进行改进矿山所用风车的实验，甚至也不难理解我们这个柏林科学协会主席为了给这一协会的运转筹集资金而竟然不懈努力争取得到在普鲁士进行丝绸生产的专利权。^②而且，既然我们必须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重“对知识的实际应用”，我们也就必须正确处理我们的理智与具体现实事物的关系，我们

^① 参阅 *Leibniz, G. W. Die Werke*. Ed by O. Klopp. vol. X, Hanover: Klindwerth, 1864—1884, p. 99.

^② 1703年1月8日，索菲·夏洛特虽然授予莱布尼茨在普鲁士进行丝绸生产的专利权，但直至1707年3月28日，莱布尼茨的这项权利才被最后批准。

就不应当从抽象的观念出发,而应当从具体的现实事物出发,根据现实事物的具体情况来探究事物的本性以及事物的发展规律,进而制定出变革具体事物的妥当的方法。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见识,莱布尼茨早在1663年,就写出了《论个体性原则的形而上学争论》,宣称“每一个个体都是由其整个的实际存在物赋予其个体性的”,从而在这里,每一个个体也就像托马斯·阿奎那在谈及天使时所说的,构成了一个种相。^①而且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立场,至1670年初,竟致使莱布尼茨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共相是名称而非事物”的观点,并且进而断言:奥卡姆剃刀并不应当被看作是对上帝创造能力之丰富性与多样性的限制,反而应当被视为对至高神圣智慧的表达。他写道:这里所涉及的“一般原则即是被唯名论者普遍使用的原则:事物不可无必要地繁多。这条原则有时候被其他人反对,就好像它对于神圣的创造力是一种侮辱一样,因为神圣的创造力是慷慨而非吝啬的,它欣喜事物的多样性与丰饶富足。但是在我看来,那些做出如此反对的人并没有充分地把握唯名论的意图(尽管它表达得有些晦涩),这一意图即是:假说越简单越好。”^②这样一来,改造抽象的形而上学,使之成为一种面向具体个体事物的“实在的和推理证明了的”形而上学,就成了莱布尼茨形而上学变革的第一要务。

那么,莱布尼茨究竟是如何实施其对抽象形而上学的改造、构

^① 参阅 J. A. Cover and John O'Leary-Hawthorne. *Substance and Individuation in Leibniz*.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6—50.

^② 参阅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Sämtliche Schriften und Briefe*, VI, ii (Reihe 6, Bd. 2),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66, p. 248.

建其面向具体个体事物的“实在的和推理证明了的”形而上学的呢？我们不妨从其对笛卡尔物质实体学说的批判和改造说起。我们知道，在反对原子论，主张物质（或广延）无限可分这一点上，笛卡尔与莱布尼茨并没有什么两样，^①但他们由此出发却走向了两个迥然不同的方向：笛卡尔因此而根本放弃了对有广延的物体（物理学的点）的考察，沿着“形而外学”的路径，从人的理智出发完全走向了抽象的概念论（数学的点），而莱布尼茨则坚持对有广延的物体（物理学的点）进行深入考察，遵循“形而中学”的路径，最终引申出了个体实体（形而上学的点）概念，构建了颇具特色的实体（单子论）学说。

应该说，笛卡尔本人不仅是一位物质无限可分观点的主张者，而且还可以说是一位物质无限可分观点的坚定不移的主张者。他在《哲学原理》中写道：“宇宙中并不能有天然不可分的原子或物质部分存在。因为我们不论假设这些部分如何之小，它们既然一定是有广延的，我们就永远能在思想中把任何一部分分为两个或较多的更小的部分，并可因此承认它们的可分割性。”^②他甚至强调说：“我们纵然甚至假设，上帝已把任何物质分子弄到极小的地步，因而不容再行分割，可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它是不可分的。”^③笛卡尔由此得出结论说：“因此，确实地说来，最小的有广延的分子永远是可分的，因为它的本性原来就是如此。”^④但作为二元论者

① 这就是说，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一样，也认为现实存在的有广延的物体本身由于物质无限可分而不可能成为组成万物的最后的元素和单元，从而不可能构成实体。

② 笛卡尔：《哲学原理》，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4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的笛卡尔既然宣称所谓实体即是“能自己存在而其存在并不需要别的事物的一种事物”，^①既然他主张物质（即广延）无限可分，既然他又宣称“宇宙中并不能有天然不可分的原子或物质部分存在”，他何以又能够主张物体实体的根本属性只在于广延呢？^②原来，笛卡尔所说的广延并非德漠克利特所主张的“物理学的点”，而只是一种抽象的思想上的“数学的点”。既然抽象的思想上的“数学的点”不同于现实的“物理学的点”，则“物理学的点”的无限可分性便丝毫无碍于抽象的思想上的“数学的点”的“不可分性”以及它之构成“物体实体”及其根本属性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笛卡尔在讨论作为物质实体根本属性的“广延”时，反复强调说：“数量之不同于有广延的实体，数目之不同于被计数的事物，并不是在实际之上，而只是在于我们的思想中。”^③“物质的实体，若与它的数量分开，则我们只能纷乱地设想它，好像它是一种非物质的东西。”^④其实，笛卡尔将作为物质实体本性的广延界说成“数学的点”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他的狭隘的理性主义认识论决定的。既然对于笛卡尔来说，凡是“由感官得知的”，如“一般有形体的事物及其广延，以及有广延的东西的形状、分量、数目，和它们所处的地方，它们继续存在的时间之类”，都不是确实可靠、无可怀疑的，只有那些与这些存在于人的理智之中与这些外在事物无关的东

① 笛卡尔：《哲学原理》，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20 页。

② 笛卡尔之所以被人称作二元论者，最根本的就在于：笛卡尔宣称物体和心灵分属两种不同的实体，其中物体实体的本质属性在于广延，心灵实体的本质属性在于思维。

③ 笛卡尔：《哲学原理》，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37 页。

④ 同上书，第 38 页。

西才是确实可靠、无可怀疑的,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数学的概念和真理才是确实可靠和无可怀疑的,他自然便会宣布:“因为这个缘故,如果我们因此就说,物理学、天文学、医学以及其他一切依靠考察组合物的科学,都是极其可疑、极不确实的,而算术、几何以及其他从本性上说只讨论极简单、极一般的东西而不大考虑自然中有没有这些东西的科学,则包含着某种确实的、无可怀疑的成分,那么,我们的推论也许是对的:因为不管我醒着也好,睡着也好,二加三总是等于五,正方形总不会有四条以上的边;这样明白、这样明显的真理,看来是决不会有任何虚假或不确实的嫌疑的。”^①这样一来,笛卡尔便自然而然地走上了一条“形而外学”的道路。

与笛卡尔不同,莱布尼茨走的则是一条“形而中学”^②的道路。他的“形而中学”的道路至少包括下述几个主要环节。首先,与笛卡尔否认“由感官得知的”有广延的个体事物的“确实性”不同,莱布尼茨则强调“由感官得知的”有广延的个体事物的确实性和实在性。他在写于1671年末的一篇题为《关于由现象得出有形事物本性的推证的一个例证》中明确指出:“事物这个词,我们指的是显现

^① 参阅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67页。

^② “形而中学”是译者在长期研究莱布尼茨的过程中杜撰出来的一个概念,旨在说明莱布尼茨不是在个体事物之外而是在追问个体事物及其运动的成因的过程中形成其个体实体概念和形而上学体系这样一种理论努力。参阅段德智:《莱布尼茨哲学研究》第三章第五节“莱布尼茨的‘形而中学’:现象主义与单子主义的内在关联”,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1—208页。

出来的东西,从而也就是那些能够理解的东西。”^①他还进一步指出:“只有当我们设想广延存在于某个地方同时又设想一种现象时,我们才设想了一个物体。”^②这就表明,“由感官得知的”有广延的个体事物非但不是莱布尼茨必须清除的东西,反而构成了莱布尼茨构建其“实在的和推理证明了的”形而上学的真正的逻辑起点。其次,莱布尼茨从事物现象生成的角度来理解“事物的本性”,也就是说,他不是从个体事物的外部来指定事物的本性,而是从个体事物现象本身的生成方面来厘定“事物的本性”。他写道:“一件事物的本性,就这件事物本身而言,即是它的现象的原因。”^③第三,他由此推证出,物体的本性或本质,并不是像笛卡尔说的,在于“广延”,而是在于“运动”。他在1671年末一封致阿尔诺的信中写道:“物体的本质并不在于广延,也就是说,并不在于大小和形状,因为空的空间,即使是有广延的,也必定不同于物体。……物体的本质毋宁说在于运动(essentiam corporis potius consistere in motu),因为空间的概念所包含的并非任何别的东西,而无非是大小、形状或广延。”^④第四,“运动”的“原因”在于一种非物质的“努力”或形而上学的“力”。他在同一封信中写道:“一个努力之于运动,一如一个点之于空间”。“思想在于努力,一如物体在于运动。每

① 参阅 *Leibniz: Philosophical Papers and Letter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Leroy E. Loemker,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p. 142.

② 同上书, p. 143.

③ 同上书, p. 142.

④ 参阅 *G. W. Leibniz: Die philosophischen Schriften 1*, Herausgegeben von C. I. Gerhardt, Hildesheim: Georg Olms Verlag, 2008, p. 72.

个物体都能够被理解为瞬间的心灵(mentem momentaneam),或者说没有记忆的心灵。”^①第五,也是最后,我们的“由感官得知的”有广延的个体事物的最后元素和单元正是这样一种非物质的“努力”或“力”。换言之,这样一种致使万物得以生成和运动的非物质的“努力”或“力”,既不是伽森狄所主张的“物理学的点”,更不是笛卡尔所主张的“数学的点”,而是一种“原初的隐德莱希”或“形而上学的点”。^②由此看来,莱布尼茨在探究物体本性的道路上,所遵循的是一条从“位置哲学”到“运动哲学”再到“知觉和欲望哲学”这样一条路径。尽管只是在《形而上学谈》(1686年)和《新系统》(1695年)里,莱布尼茨才比较清晰地展示了这样一条构建其“实在的和推理证明了的”形而上学的路径,但早在1671年末在其写给阿尔诺的信中,莱布尼茨即明白无误地写道:“我看到,几何学或位置哲学(philosophiam de loco)是达到运动和物体哲学(philosophiam de motu seu corpore)的一个步骤,而运动哲学又是达到心灵科学(scientiam de mente)的一个步骤。”^③由此看来,莱布尼茨的“实在的和推理证明了的”形而上学是经过长期的艰苦思索

① 参阅 G. W. Leibniz: *Die philosophischen Schriften* 1, Herausgegeben von C. I. Gerhardt, Hildesheim: Georg Olms Verlag, 2008, pp. 72—73.

② 参阅莱布尼茨:《新系统及其说明》,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8页。

③ 参阅 G. W. Leibniz: *Die philosophischen Schriften* 1, Herausgegeben von C. I. Gerhardt, Hildesheim: Georg Olms Verlag, 2008, p. 71.